

郝立新 著

中青年学者文库·中青年学者文库

历史选择论

中青年学者文库



郝立新 著

历史选择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中青年学者文库 •

(京)新登字156号

历史选择论

郝立新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路39号 邮码 100872)
北京昌平华生印刷厂排版
北京丰台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毫米32开 印张: 7.25插页2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54 000 册数: 1—1—3 000

ISBN 7-300-01230-2
B·149 定价: 3.50元

《中青年学者文库》编委会

主任：黄晋凯

编委：黄晋凯 李德顺 陈 禹

梁 松 邱金利 马俊杰

《中青年学者文库》序

也许我们有点莽撞，在丛书如林的今天，在出版事业步履维艰的今天，还要推出这样一套并非出自名家手笔的《中青年学者文库》，有竞争力吗？前景如何？

我们深知我们力量之微薄。但是，坦率地说，我们仍要参与竞争，我们渴望参与竞争。是竞争的时代激励了我们的竞争意识，我们希冀能在竞争中锻炼队伍，能在竞争中尽快走向成熟。

催促学术队伍的更新和新人的成长，是我们编辑这套《文库》最基本的出发点。我们的事业急切地呼唤着新人的崛起，锐意进取的年轻人切盼着施展才华的开阔地。正是这种双向的需求，激发我们建全起这片小小的人材“特区”，进入这方特区，凭借的不是学历、资历，也不是职称或职务，而是求新的意识和苦心的研究。我们希望我们的作者能够既有劈山开路的气魄，又有滴水穿石的韧性。

我们的作者，有的已崭露头角，有的则刚刚踏上论坛。他们的著作，在学长们面前也许会显得稚拙，甚至偏激。但是，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却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不趋时，不唯上，不因循守旧，不故弄虚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广泛吸收世界当代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竭力回答社会变革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勇于探索学术发展中出现的困难问题，敢于触及社会舆论关注的敏感问题，——遵循这样的原则，经过不懈的努力，相信我们能有所作为。

草创的事业，期待着各方的支持。高质量的赐稿是支持，建设性的意见和有分量的批评也是极好的支持。我们确信能够赢得支持，并在热情的支持中不断前进。

《中青年学者文库》编委会

目 录

导 论 历史认识视角的转换	1
一、历史怪圈	2
二、两种范式	3
三、双向视角	10
四、总体建构	16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视野	20
一、关于唯物史观哲学基础的争端	20
二、实践与社会本体论	23
三、“三位一体”的社会本体论及其方法论意义	30
第二章 历史主体范畴的演变	36
一、问题的提出	36
二、黑格尔哲学与“理性”主体	38
三、异化劳动与劳动主体	43
第三章 马克思历史主体观的逻辑结构	54
一、对象化活动与主体性	55
二、主体的社会性	61
第四章 历史选择活动的本质及机制	69
一、自然选择与社会选择	69

二、历史选择活动的一般机制	78
第五章 历史选择的自由与必然	85
一、体现在双重关系中的自由	85
二、历史必然趋势的实现与选择活动的作用	95
三、个人选择的作用与性质	108
第六章 历史规律的特点	114
一、自然因果律与社会因果律	114
二、历史过程中的目的性设定	122
三、选择性因果律	126
四、规律的客观性	133
第七章 主体活动与社会结构	140
一、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	140
二、社会历史规律的两个序列	145
三、社会结构的选择性	152
第八章 历史过程的二律背反	160
一、历史时间之矢	160
二、科学与价值的矛盾	169
三、全球问题与人类选择	177
第九章 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182
一、单线论与多线论之争	183
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185
三、社会形态交替的统一性	190
四、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194
五、历史发展的两种尺度	197

第十章	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209
一、现代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209
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模式		214
三、经济与政治模式的选择		215
四、文化价值取向		217
五、人的现代化		219
后 记		223

导论 历史认识视角的转换

人类历史的长河展示出色彩斑斓的画面。作为其基色的人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通过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出来。人一自然、人一社会这两重关系或矛盾构成了人类历史演进的“经纬线”。在这种经与纬的交织中，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构成了人的历史。

社会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为历史认识设置了重重障碍，而理性的执著又促使历史认识在不断发展。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在人类历史认识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这一丰碑的意义在于它实现了历史认识视角的伟大转换，为人们追求历史的真理确定了新的路标。后人的使命并不是在这一丰碑面前驻足不前，而是要汲取马克思历史观的科学精髓，深入发掘唯物史观科学大厦之中的瑰宝，开拓新的历史认识领域。

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认识史，细察对历史过程的研究现状，总结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马克思历史观研究的成果，人们都会切身感受到历史如同人本身一样是一个难解的司芬克斯之谜，历史认识并未彻底走出历史的怪圈。历史认识道路仍然漫长艰难，但它毕竟有了科学的起点，这就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理论。为了科学地把握这个科学的起点，我们必

须站在整个历史认识发展的背景之下全面阐明马克思历史观的本质，消除在对马克思历史观理解上的种种片面性，进而发展科学的唯物史观。

一、历史怪圈

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常常在人们的认识面前编造出种种怪圈，使历史认识陷入二难境地。

——社会历史过程一方面是由人们有目的活动所构成，它的自觉性、合目的性、价值性等主体性特点把它同自然过程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另一方面，社会历史过程又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①，它具有自身内在的制约性、必然性，限制着历史运动的承担者的活动。历史的剧作者本身又是由他们所导演的戏剧所制约的剧中人。历史认识遇到一个困难：从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何以能推导出历史的客观规律的存在？承认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何以能同承认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保持一致？

——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历史过程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展示。人的理性能力能穿透客观世界必然性的壁垒，人的实践能力能创造出有主体性印记的人化世界。理性与科学的进步在肯定着人的发展的价值的同时又在危及人类的生存。为什么人们抱着善良的愿望，既能带来积极的主体性效应，又能产生消极的反主体效应？人类是否在扮演着浮士德式的角色，既在创造自己又在毁灭自己？历史发展中的科学与价值

^①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的矛盾随时在折磨着人，于是便产生了历史认识中的“维多利亚式的”乐观主义和“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

——从历史的过程来看，人既是历史的前提，又是历史的结果；从历史的横断面来看，人既是社会环境的创造者，又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的现实基础究竟是什么？这种社会历史领域中特有的主体活动的互为因果的现象，常常导致历史认识陷入一种肤浅的循环论证，例如“人是环境的产物，意见又支配环境。”如果人们从双向的因果关系中各截取一单向的因果关系，就会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

——社会历史过程是一元性和多元性的统一：在其本质上，它具有统一性，遵循着某种固有的客观规律，具有一定的必然发展趋势；而在其采取的形式和各民族所走的道路上，则表现出多线式的发展。这种一元和多元矛盾的根据何在？单纯从人的自由意志出发，常常导致否定一元性的唯意志论；而单纯从历史发展的制约条件出发，又往往走向忽视偶然性的历史宿命论。

.....

上述历史领域中的问题可以还原为以下几个彼此相关的基本问题：自由意志同历史的关系如何？历史领域中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的？历史本质上是决定的过程还是非决定的过程？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种种历史理论。

二、两种范式

历史过程的矛盾导致了历史认识史上的截然相反的两种

理论模式的对立，即传统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对立。在试图走出历史认识的二难困境的理论动机驱使下，这两种理论各择取一个视角来消除历史过程投射在历史认识上的矛盾。

决定论认为，历史领域中具有普遍的因果关系，历史活动的每一结果、效果以及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有其原因；历史的因果关系属于历史必然性的序列，并构成预测历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历史活动总要受到一定的条件的限制，其结果往往同人的主观愿望相悖；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定轨迹、趋势和统一性。这些都表明历史的发展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具有普遍的必然性，因而历史的过程表现为决定的过程。

非决定论认为，人的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所构成，历史活动总是在主观意志的驱动下自觉进行的，因而具有不确定性、随意性；历史事件具有突发性、偶然性、一次性的特点，即使有其原因，历史的因果性只能属于偶然性的序列，并不构成历史的必然性和普遍规律，历史的发展是不可能预测的。因而历史过程表现为非决定的过程。

在这两种观点对立的背后，隐藏着两种研究范式的对立。这可以通过以下的具体考察而得到说明。

在历史哲学的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两种形式的决定论。一种是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中表现出来的决定论，一种是在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中表现出来的决定论。思辨的决定论注重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区别，注重对历史本质的分析。它或者从人类的一般理性精神出发（如维科、赫德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或者从非理性的“宇宙命运”、生存本能出发（如斯宾格勒的文化宿命论），热衷于用思辨和想象来构造历史

发展的统一的规律。这种决定论类似于波普所说的反自然主义的决定论。实证主义的决定论则强调自然同社会历史的一致，注重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现象中的因果关系，拒绝对历史本质的研究。例如，实证主义历史哲学的创始人孔德主张，历史哲学研究的是社会历史现象的因果律，这种研究应运用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的方法，从经验事实出发来观察和研究社会，而不能用思辨和想象来代替对事实的艰苦研究。这种决定论相当于波普所说的泛自然主义的决定论。

无论是思辨的决定论还是实证主义的决定论，尽管存在上述区别，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研究范式，就是把历史过程理解成一个纯粹客观的过程，从根本上把历史过程中的主体选择排除在历史必然性序列的因果链条之外，即把主体选择视为外在于历史规律的因素，把人的活动和历史的进程完全置于由某种外在于人的力量（包括客观的精神力量）的绝对支配之下。这种研究范式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的决定论的影响，带有严格决定的、宿命论的色彩。波普曾客观地指出：“近代历史决定论的流行，可以被视为进化论时尚的一部分，这种哲学之所以有如此影响，主要是由于人们提出了关于地球上各种动植物历史的光辉的科学假说，并且它曾经与恰巧成为现存宗教信仰一部分的那种古老的形而上学理论发生了一场激烈冲突之故。”^①在进化论盛行的时代，把进化规律引入历史领域成了历史研究的一种时髦，恰如赫胥黎

① 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所说：“……科学或迟或早将发现有机物种的进化规律，它是巨大的因果链条的不变秩序，而古今一切有机物种都是其中的环节。……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必定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①不仅进化论，而且牛顿的经典力学都深深地鼓舞着对历史进行探索的人们，难怪孔德和孔多塞等人都坚信，每一自然事件的每一细节，不管是物理的、生物的还是人的，都是完全决定了的，如果我们知道了宇宙的所有规律，我们就能够预言任何事物的任何运动，包括所有人类行为。

上述决定论的思想遭到了非决定论者的反对。自从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的巴登学派开始，便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决定论的研究范式。尽管维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自然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作了区分，但并未提出一套系统的、本质上区别于自然科学方法的历史科学方法。狄尔泰把自然科学所特有的因果“解释”方法同历史、人文科学所特有的直观“理解”方法区别开来，而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则进一步把自然的实在和历史的实在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从而同决定论的理论前提区别开来。狄尔泰从生命哲学出发，指出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他认为历史科学是一种精神科学，其基本要素是直接的内心体验，人通过这种体验直接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不同的人的心理结构、精神世界的相似为同情、同感、交感提供了可能性。而这反过来又成为理解别人内心世界、活动动机和文化符号的基础。自然科学要说明或描述自然界，而精神科学或历史科学则是要理解精神生活。那种奢望概括整个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历史哲学

① 转引自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85页。

或社会学只不过是“一片形而上学的迷雾”^①。新康德主义巴登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也提出了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的对立，认为这二者的对立乃是由于它们所考察的对象的对立。他把价值作为区分自然和文化（历史）的标准；自然之物不具有价值，对其考察是排除价值判断的，而一切文化产物都必然具有价值，即它们都是人们按照预定目的生产出来的，或者虽然早已存在，但至少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保护着。因此考察文化的科学必须坚持价值的观点。他还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一切都是个别的，不重复的。而规律的概念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规律概念所包括的仅仅是那种可以永远看作是无数次重复出现的东西，所以历史发展的概念和规律的概念是互相排斥的。

把自然与历史绝对对立起来，并坚持价值、自由的绝对实在性，是非决定论的共同特征。英国的F. C. S. 席勒曾对非决定论的观点作过概括的说明：“如果人的自由是实在的，这个世界便实在是非决定的。这点很容易说明。因为如果我们实在具有在各种道路之间选择的能力，事物的进程将必然按照我们做这件事或那件事而有所不同。不论我们将其余的世界设想成是完全决定的还是设想成它自己具有某种自发的选择力量，这结论是一样的。如果在一群不变的前提中引进一个可变的因素，其结果将必然有所不同。如果在一群自身即是可变的前提中引进这样一个因素，最终的结果实际上可能仍是同样的，不过只有这些其它的因素竭尽全力理智地来

^① 参见〔苏〕H. C. 科恩主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57页。

抵制和挫败这个因素才行。这样事件的居间过程就将有所不同，因为它将被作了改变以迎合这第一个可变因素。因此在其中不论哪一种情况下，都将有可供选择的多种历史进程，并且有一种实在的非决定性存在于一个包含着自由动因的宇宙之中。”^①席勒在这里实际上把非决定的过程同自由选择的过程等同起来。

与上述观点相类似的还有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理论。在克罗齐看来，历史决定论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它所采用的方法是“先收聚事实，然后按照因果关系把它们联系起来。”^②这种决定论者相信所有的东西都是既定的，并牵强地发明一种全能的形而上学原则来支持其因果体系。历史研究的出路在于“放弃决定论，就是超越自然及其原因，就是主张一种与历来采取的方法相反的方法——就是说，放弃原因的范畴而另取一种范畴，那另一种范畴只能是目的范畴，这是一种外在的和超验的目的，是与原因相应的、相似的反面。寻求超验的目的就是‘历史哲学’”^③。克罗齐在此把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对立归结为以客观的因果范畴为核心的方法与以目的性范畴为核心的方法的对立。

我们可以把上述非决定论的研究范式概括为：从人的主观性特征出发，摒弃历史过程中的自然因素，排除普遍的客观的因果律。从自由、选择活动的不确定性推导出历史过程

① [英]F.C.S.席勒：《人本主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6页。

②③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49页。